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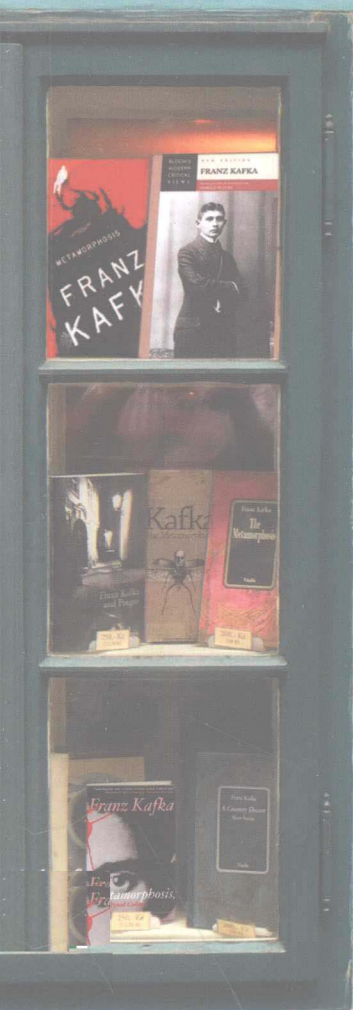
FRANZ KAFKA

出生前的 踌躇

卡夫卡新解

Zde žil Franz Kafka

李军 著



卡夫卡所有的秘密，都不外乎人生的秘密；
卡夫卡所有作品的秘密，都不外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秘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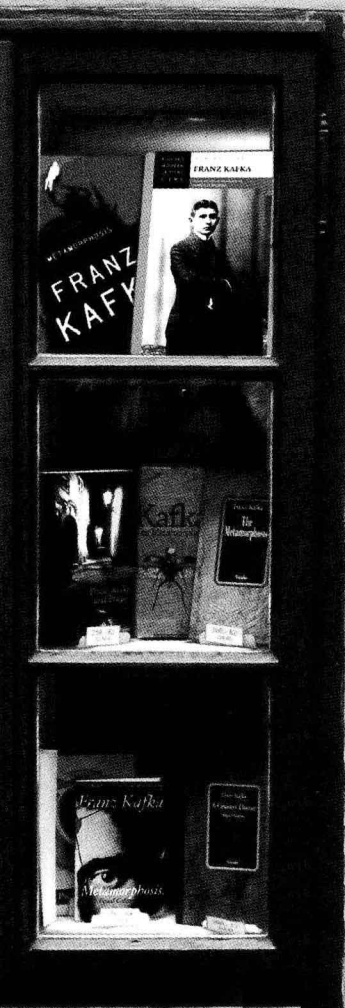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FRANZ KAFKA

李军 著

出生前的 踌躇

卡夫卡新解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出生前的踌躇：卡夫卡新解 / 李军著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1.9
(写意文丛)

ISBN 978-7-301-19084-5

I. ①出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卡夫卡, F. (1883~1924) —文学研究
②卡夫卡, F. (1883~1924) —人物研究 IV. ①I521.065 ②K835.21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119192号

书 名：出生前的踌躇：卡夫卡新解

著作责任者：李 军 著

责任编辑：谭 燕

装帧设计： 设计 · yp2010@yahoo.cn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19084-5/I · 2356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邮箱：pkuart@yahoo.cn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
编辑部 62767315

印刷者：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720mm×1020mm 32开本 7.125印张 158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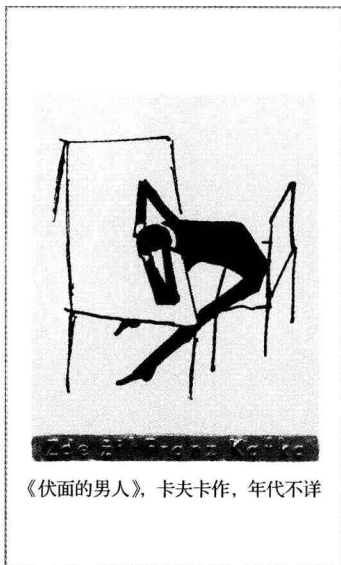
2011年9月第1版 2011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20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

《伏面的男人》，卡夫卡作，年代不详

目 录

导言 卡夫卡是谁? 1

布拉格业余作家 /3 谜一样的作品与生活 /5
时代的误读 /11

第一章 总论: 写作与卡夫卡 19

卡夫卡的两件作品 /19 自传与虚构 /21
断片与日记 /24 私人写作的“变形” /26
动物 = 原形 /28 逃避 /29 抵抗 /34
一条被踩住尾巴的蚯蚓 /37 赎罪 /43
挽歌的艺术 /47

第二章 方法与分期 51

三个身份 /51 反思的文本 /60 作品分期 /64

第三章 早期作品与《判决》 69

抒情写作 /69 反思意识 /73 两兄弟 /76
第三人称单数 /79 双重父子关系 /80

第四章 《变形记》: 灵魂的显形与命运 88

“现出原形” /88 灵魂生活的象征 /90
妹妹的角色 /93 赎罪与质疑 /97
精神的现代命运 /100 20 世纪的《启示录》 /103

第五章 《诉讼》与其他	106
《诉讼》的连续性 /106 《诉讼》的特色 /114	
《在流放地》与怀疑 /120	
《致科学院的报告》与反讽 /124	
第六章 寓言和格言的三种值	129
什么是寓言和格言? /129	
对立与反题 /133 逃离与超越对立 /144	
绝对的“一”? /154	
第七章 《城堡》: 阿玛莉娅的沉默	155
真理 /156 《城堡》及其阐释 /165	
《城堡》中的寓言 /170 三种叙事 /177	
写作的三个“自我” /183	
第八章 晚期作品的音色	186
“建筑”的意象 /186	
《地洞》与巴别塔的“竖井” /191	
“他者”的声音 /193 绝笔之作 /199	
约瑟芬的口哨 /201 临终遗言 /211	
结 语 出生前的踌躇	213
后 记	215
阅读书目	221

卡夫卡是谁？

对我而言，围绕着卡夫卡产生的兴趣恰如卡夫卡之于文学的兴趣，主要是业余的；而且这种兴趣也不仅仅是关于文学的，更是关于思维、智慧乃至人生的。在我看来，卡夫卡的作品同时涉及人类思维的精微和人类体验的深度。他的艺术既是一种体验的艺术，更是一种思维的艺术；是可感的，当然也是可分析的。

那么，卡夫卡究竟是谁？

我先引用几位名人对于卡夫卡的看法。第一位是法国人 A. 维亚拉特（Alexandre Vialatte，1901—1971），他是作家兼卡夫卡作品的法译者，也是最早发现卡夫卡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外国人士之一。据说，卡夫卡作品最初的国际声誉，正是通过他在法国文坛的努力而建构起来的——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这位现代派文学宗师，是在艺术之都（指巴黎——引者）诞生的”^[1]。1931 年，在一封

在我看来，卡夫卡的作品同时涉及人类思维的精微和人类体验的深度。他的艺术既是一种体验的艺术，更是一种思维的艺术；是可感的，当然也是可分析的。

[1] 参见卢岚：《文街墨巷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3 页。

致安德烈·纪德的信中，他这样写道：

如果我说出卡夫卡这个名字，人家会问我你说的是谁。如果我说他是奥地利人，犹太裔，现在是捷克人，大家对这个外乡佬会表示鄙夷。但如果我又说，他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，人家会将我当成一个无害的神经汉。^[2]

信写作的年代距卡夫卡逝世（1924年）仅有7年，所以，维亚拉特的这番话，应该说相当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欧洲人的看法。那时，捷克犹太人卡夫卡对于欧洲主流文化来说，只相当于一个“外乡佬”，这一比喻令人想起卡夫卡著名小说《诉讼》中的一个寓言：一个乡下人进城去找法，却一辈子被阻隔在法律的大门外。然而，仅仅十年之后，卡夫卡的命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——这一时刻，这位“外乡佬”不仅闯进了欧洲文坛的禁区，而且还登堂入室，甚至占据了其中最显要的位置。最鲜明的变化体现为英国大诗人奥登（W.H.Auden，1907—1973）的一句名言（出自1941年的一篇文章）——迄今为止，这句话仍然是大众媒体最乐于传播的卡夫卡标签之一：

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而论，当代能与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个人就是卡夫卡。卡夫卡

[2] 参见卢岚：《文街墨巷》，第13—14页。顺便指出，人们普遍把网上流传的这段话的主人当作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，是出自对卢岚此书相关文字的误读。

对我们至关重要，因为他的困境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困境。^[3]

我们看到，在维亚拉特评价卡夫卡的时候，卡夫卡还鲜为人知；而当奥登说出那一番话时，卡夫卡已被视为与欧洲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并驾齐驱的巨人了。

在同一个人身上，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戏剧性变化？

卡夫卡究竟是谁？

布拉格业余作家

卡夫卡 (Franz Kafka) 生于 1883 年，卒于 1924 年。这一年代正是曾经如日中天的奥匈帝国日益衰亡的时期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战败的奥匈帝国土崩瓦解。所以，卡夫卡在一战前是奥地利人，一战后捷克独立出来，他就成了捷克人。这就是维亚拉特那句话的意思。

卡夫卡的生平也很简单，除了几次赴欧洲旅行和疗养外，一生都呆在布拉格。“布拉格是一个老妈妈，她有很多利爪，她抓住我不放。”

卡夫卡究竟是谁？

[3] 奥登话语的中译文引自 [www.hudong.com/wiki/ 弗朗茨·卡夫卡](http://www.hudong.com/wiki/弗朗茨·卡夫卡)。此段文字在网上流传甚广，但译者不明。我所能找到的奥登这段话最早的中译文，出自李文俊在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第一册（下）中所写的卡夫卡简介，参见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第一册（下），袁可嘉、董衡巽、郑克鲁选编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752 页。但李文俊的译文与此处所引，在遣词造句上颇有不同。另一处不完整的中译文，来自乔伊斯·欧茨的《卡夫卡的天堂》一文，载叶廷芳编：《论卡夫卡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 年，第 678 页。奥登的英文原文参见 W. H. Auden, "Kafka's Quest", in Angel Flores (ed.), *The Kafka Problem*, New York: New Directions, 1946, p.47.

卡夫卡学的是法律，大学毕业后拿到法学博士学位，在布拉格的一个半政府的法律机构“工人工伤保险事务所”工作。十几年之后，因罹患的肺病加重而退休，退休时还不到40岁。这是他的全部生活史。

严格意义上说，卡夫卡只是一位业余作家，一位住在布拉格的业余作家。他的作家生涯完全是他在工作之余夜晚生活的痕迹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他的写作时间极其有限。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在各种类型的笔记本上，上面混杂着各种类型的作品——虚构的、写实的，以及分不清是虚构的还是写实的日记与随笔。他的德文全集现有九卷本，翻译成中文有十卷本，但他生前只发表了其中极少的一部分，大概只及全集中一卷的量。

他不仅在他的时代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，而且他对自己作品的认可度亦极低——只有区区六篇。他在给他的好朋友马克斯·勃洛德留下的遗嘱中说，除了这六篇作品，“我所写的一切东西”，都“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”；即使剩下的六篇，他也不要求他的朋友再版，只是任其在读者那里自生自灭而已。^[4]

卡夫卡死时41岁。

他的作家生涯完全是他在工作之余夜晚生活的痕迹。

[4] 这六篇作品是《判决》、《司炉》、《变形记》、《在流放地》、《乡村医生》和《饥饿艺术家》。参见马克斯·勃罗德：《〈诉讼〉第一、二、三版后记》（1925），载叶廷芳编：《论卡夫卡》，第10页。

谜一样的作品与生活

我们先看看几例具有典型的卡夫卡气质的作品。

卡夫卡的许多作品可谓是世界上最小单位的叙事作品杰作，它们是思维的结晶体。第一个小故事叫《算了吧》：

清晨，街道洁净空旷，我正前往火车站。我与塔楼上
的大钟对了一下表，发现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得多，我得
加快速度才行。这个发现使我顿觉惊慌，连对自己脚下的
路都失去了把握，因为我对这个城市还不太熟悉。幸好附
近有个警察，我匆忙上前，气喘吁吁地向他问路。他微笑
地说：“你想问我该怎么走？”“是的”，我说，“因为我自
己找不着路。”“你还是算了吧，算了吧。”说着他一个急
转身走开了，就像那些想独自发笑的人那样。^[5]

这个故事说什么呢？其中出现的第一个主题是问路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塔楼上有一面大钟，公共场所的钟代表着一种客观的、标准化的时间。“我”去赶火车，“我”发现“我”迟到了，所以“我”得加快速度；这时“我”碰到一个警察，“我”向他问路。警察是社会秩序的维护者，与钟所代表的标准化时间是一致的。问路意味着，“我”想把“我”的个人时间和私人经验，与一个客观、公共的时间对应起来，但是，警察却对“我”说：“你还是算了吧，算了

[5] 卡夫卡：《卡夫卡随笔集》，叶廷芳编，黎奇、张荣昌、郭锦华译，海天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79页。

吧”——“我”被拒绝了，被一个公共秩序断然地拒绝。这是一则寓言。

另外一例：

我命令把我的马从马厩里牵出来，我的仆人没听懂。我自己走到马厩里去，安上马鞍，跨上了马。我听见远处传来号声，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。他一无所知，甚至什么也没听到。他在大门边拦住了我，问道：“主人，你要到哪儿去？”“我不知道”，我说，“我只想离开这里，只知道要离开这里，不断拉开与这里的距离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的。”“那么你是知道你的目的了？”他问我。“不错”，我回答道，“我已经说过了：离开这里。这就是我的目的。”“你没带干粮”，他说。“我根本不需要”，我说，“这旅途非常漫长，假如我在途中得不到吃的，那我非饿死不可。带多少干粮都救不了我。幸亏这是一次真正长得不得了的旅行。”^[6]

在这个小故事中，我们得到的最鲜明的意象，是故事中的主人公要离开这里，离开本身就是他的目的。但他并不知道要去哪儿，只知道旅途非常漫长，以至于带多少干粮都没有用。这似乎又是一个寓言。

以上两个故事，一个表现为试图到达某个地方，另一个表现为离开某个地方；一个是目标在望但被断然拒绝，另一个是路途遥遥

[6] 卡夫卡：《卡夫卡随笔集》，第68页。

却被主体暗自庆幸——“我”的愿望在不断偏离中实现。这里出现了两个卡夫卡，一个是人生的挫败者，表现为以钟塔为标志、以警察为守卫的确定的人生目标的难以企及（“算了吧，算了吧”）；一个是生活的逃离者，表现为人生理想即在以漫漫无际的旅程为目的的过程中（“幸亏这是一次真正长得不得了的旅行”）。二者似乎截然相反，同时构成明显的对位关系。

我们再看第三则小故事：

我爱一个姑娘，她也爱我，可是我不得不离开她。

为什么？

我不知道。那样子，就仿佛她被一批手持武器的人团团围住了似的。他们向外举着长矛，不管我什么时候趋近过去，我都撞在长矛尖头上，受到伤害，不得不退回。我吃了许多苦头。

姑娘对此不负责任吗？

我以为不负责任，或者说得确切些，我不知道。上述的比喻并不完整，我也是被手持武器的人包围着，他们向里举着长矛，就是说，长矛是对着我的。每逢我向姑娘挤过去，我总是先被包围着我的武士的长矛缠住，这一关就通不过。也许我从来没有到过围着姑娘的武士们的跟前，万一我去过的话，我也是被围着我的那些长矛手刺得鲜血淋漓，失去知觉了。

姑娘保持独身了吗？

不，另外一个男人已经挤到她的身边，轻而易举，未受阻挠。我过度疲劳，筋疲力尽，那样漠不关心地在一旁

看着，仿佛我就是空气似的，他们的脸就在这空气中互相贴住，初次接吻。^[7]

在这个故事中，“我”与“姑娘”之间被一群长矛手阻隔，这一情节重复了第一个故事中“我”与“火车站”的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关系，只不过在这里，围绕着姑娘的“长矛手”代替了前者中的“警察”罢了。故事独特的地方在于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关系：“我”与“我”周围的“长矛手”之间的关系——卡夫卡明确地告诉我们，“每逢我向姑娘挤过去，我总是先被包围着我的武士的长矛缠住”，而这意味着，“也许我从来没有到过围着姑娘的武士们的跟前”？也就是说，实际上“长矛手”只存在于“我”的周围，而姑娘旁边的“长矛手”仅仅是出自“我”的虚构？在故事的进行中，卡夫卡对于故事的前一半提出了严重的怀疑：也许，真正的障碍根本不是来自外部，而是来自自我内部？

尽管以上三例都非卡夫卡的名篇，但它们以微观形式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卡夫卡创作的三种主要类型。第一种是我要求但被拒绝，属于长篇小说《诉讼》和《城堡》（在部分意义上）的意义类型（详见本书第五章、第七章）；第二种是我主动离开或逃避，属于长篇小说《美国》和众多格言与寓言的意义类型（本书第三章、第六章）；最后一种是把我与世界的冲突还原为我与自我的冲突，然后追求这种冲突的消弭，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，这属于卡夫卡晚期作品的意义类型（本书第七章、第八章）。在我看来，以上三种意义类型其实关涉到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命题：卡夫卡以独特的叙事形式谈论了

[7] 卡夫卡：《卡夫卡随笔集》，第210—211页。

我与外在世界，以及我与自我的关系。而《城堡》则以最复杂的方式讨论了以上所有关系（本书第七章）。因为其所关涉的叙事形式的复杂性和体验的隐秘性，卡夫卡的讨论始终笼罩在谜一般扑朔迷离的氛围中。

以上三例还涉及一个共同的意象：路。在中国古人看来，路即“道”，例如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（《礼记·礼运》）。大道是最高的规律，但它同时也是一条宽广的道路，是人所行之路。在卡夫卡那里亦然，路是一种隐喻。第一例是我要赶路，要寻找到达火车站的道路；第二例是我要离开，但不知道要到哪儿去；最后一例是我从这边要到我所爱的姑娘那儿去，但却走不通。三个故事的核心问题可以归结为：路在何方？

那么，卡夫卡自己又是怎么看待路呢？我们可以引用他的一句格言：

真正的道路在一条绳索上，它不是绷紧在高处，而是贴近地面。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，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。^[8]

“真正的道路在一条绳索上”——如果这条绳索是在高空的话，我们可以想象，行走上面的人应该是一位杂技演员：他悠然自得地在高空走钢丝，虽然很惊险，但有惊无险；他犹如人世的成功者，驾轻就熟地行走的人生大道上，因为掌握了世界的规律而显得轻松自如。

但是，卡夫卡面前的路并不是一条通衢大道。西方文化与东方

[8] 卡夫卡：《卡夫卡随笔集》，第1页。

文化一样，都倾向于把脚下的路看成是至关重要的人生之路。圣经中数百次地提到这样一条道路——《新约》中，耶稣自称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”；而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“修直主的道路”^[9]。但是，恰如另一句西谚所说：通向生命的道路是艰难而狭窄的（the gate is narrow and the road is hard that leads to life）^[10]，卡夫卡显然利用了这句谚语，他保留了其中艰难的本义，但却改变了其表述形式：这条路不是在高空，而是贴近地面的；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，不如说是用来绊人的。路现在成了障碍。我们一下子就碰到矛盾了。这是一个悖论、一个难解之谜。

这个谜有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作品的谜——卡夫卡的作品（包括这句话在内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问题问倒了许多人；另外一个谜是他的生活，卡夫卡一生平淡，但在很多方面，他的行为表现得匪夷所思。例如，他在日记、书信中喋喋不休地声称，他一生最高的追求是建立家庭；但他三次订婚，三次退婚（每次都是由他主动提出）。他把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写作中，但在遗嘱中，他却要求最好的朋友焚毁自己的全部作品。一直到他弥留之际，他的言行依然充满玄机：他对医生兼朋友说：“您可别走。”朋友回答：“我不会走的。”卡夫卡却说：“可是我要走了。”^[11]这又是一个悖论。

他的生活与创作都是谜。

这个谜有两个方面。一方面是作品的谜，
另外一个谜是他的生活。

[9]《新约·约翰福音》14:6, 1:23。

[10]《新约·马太福音》7:14。

[11] 马克斯·勃罗德：《卡夫卡传》，叶廷芳、黎奇译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216页。

时代的误读

正是这样的一个微小人物，掀起了巨大的时代反响。

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前提，即卡夫卡的时代影响是后来产生的；而在自己的眼光中，卡夫卡似乎更像是一个失败者。事实上，早期的评论家如本雅明，在1934年对卡夫卡的评论中就提到了他的失败：

因为遗嘱表明，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；他认为自己的努力终归失败；他认为自己是注定的失败者。失败是他的宏伟尝试：即把文学转变成学说，使之成为寓言，重新变得稳固而不显眼。^[12]

以卡夫卡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例。《美国》（又名《失踪的人》）、《诉讼》和《城堡》在他逝世后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，但这三部小说没有一部是他生前完成的：它们其实只是残篇。换言之，卡夫卡是靠其作品的残缺而获成功的。这就证明了他对自我以及本雅明对他的判断——他是一个失败者。然而，这样的一个失败者为什么会如此获取后世的青睐，并被誉现代派文学之父？或如奥登所言，成为我们时代的象征呢？这里确乎有一个过程。

始作俑者当数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·勃罗德（Max Brod，1884—1968）。作为卡夫卡作品的发现者、保存者和出版者，勃罗

作为卡夫卡作品的发现者、保存者和出版者，勃罗德在卡夫卡死后到处推销亡友的遗作和形象；

[12] 本雅明：《经验与贫乏》，王炳钧、杨劲译，百花文艺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366页。